



【城市地理】

同乡

□冯春明

生命的过程中,“缘”可谓一个无处不在的存在。西汉《礼记》的编纂者——戴德、戴圣,这两个怀抱经卷的圣人竟是我的同乡。而且,他们叔侄两人创办的那座持续向中华大地散发出迷人光彩的书院,就在我的祖居地——沂南县张庄镇南沿汶村。

那是一个被汶河水环抱的村庄。我生命的路途连接着这个村庄。父亲五岁时,爷爷病故。后来,奶奶领着父亲从冯家楼子改嫁到南沿汶村。从那时起,奶奶一直生活在这里,直到去世。父亲青年时期参加抗战,新中国成立后工作在外。每年,父亲都骑自行车,带我来这里探望奶奶和张姓爷爷。每次回家,奶奶总少不了打扫庭院、割韭菜、煎鸡蛋……奶奶知道我喜欢,每次煎上一大盘,还是被我吃光。

古往今来,汶河水一刻也没有停止地浩浩荡荡地从深山而来,又一刻也没有停止地缓缓地向着远方流去……每当河水流经南沿汶,每当河水来到这个十分平展的转弯处时,就变得温婉、幽静、圆融了起来……其间,有无数个自天上来的,自泉中喷涌而来的,自远山流淌而来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,它们一个个地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干净的沙滩里,渗透到这片厚实的土地里……

得知戴德、戴圣是我的同乡,得知他俩创办的书院与汶水边上我的祖居地南沿汶同处一地,还是近些年的事。

两千年前的一个春日,在汶河左岸,在南沿汶村头的乡间小路上,有两个身影停了下来。那两个身影犹如漆黑天空中的两个星点,从这儿给整个中华大地带来了一缕有着浓厚民族文化意味的星照。他们正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通天接地的两个人——戴德和戴圣。

翻开历史的书页,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古《青州府志》有关戴德、戴圣的记载。古《青州府志》曾列“二戴”于“侨寓”,称“其微时,从后仓,得高堂礼经之传。往来于齐鲁间,慕沂山水,在颜温里立书院,教授生徒”。《青州府志》所记“颜温里”即“沿汶”。沿汶村尹氏、张氏族谱明确记载:沿汶村名原为“颜温里”。清康熙十一年版《沂水县志》记:县正南曰会川乡,领社二十六,其中有颜温社。显然《青州府志》中的“颜温里”就是沿汶村了。

沿汶村东临山丘,汶水环绕,土地肥沃,距阳都故城仅十公里,可以说是二戴理想的立院授徒之地。

不过,《青州府志》中所说的“书院”应该是按照当下称谓而言的。因为“书院”一词始于唐代,之前没有这种称呼。唐代书院分官、私两类。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,唐贞观九年,设在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,应该是较早的私人书院。官立书院,初为官方修书、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。当然,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,它与汉代的精舍、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。所谓精舍与精庐,是汉代聚集生徒、私家讲学之所,《青州府志》所述“书院”当属此例。

二戴本是西汉时期梁人,活跃于元帝时期,是西汉经学家后仓的弟子。后仓

精通五经,对《齐诗》的研究造诣很深。另外,后仓以孟卿为师,对《礼》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,著有《后氏曲台记》,说《礼》数万言,戴德和戴圣深受影响。

两千年前,在“颜温里”这个碧水环绕的富庶之地上,大小戴登场了。拂去云烟漫漫的历史烟尘,渐渐地,我的心头敞亮了起来……此时,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和“挟书令”,随着秦朝的消亡,已成为历史的记忆。汉惠帝时,已公开废除了“挟书令”。文帝后,老儒们依靠记忆,开始了口头传经,他们虔诚地艰难地还原着儒家学说……戴德和戴圣的“书院”,因找不到书籍,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,将老儒们背诵的经典文本和解释记录了下来,用以教授学生。后来,经过他们的整理编纂,终成为我们所见的《礼记》。

我想,二戴的“书院”应该是靠汶河河岸而建“逐水而居”的。白天,偶尔有农人路过这里,稍一住脚又迅即离开了。此刻,风停了下来,河水静了下来,头顶,一缕天光几番轮照,《礼记》——这部与《周礼》《仪礼》合称“三礼”的经典名著,在汶河岸边渐渐生成了。

在这里,戴德和戴圣不仅编纂《礼记》,而且各自为《礼记》作了注释。他们进一步阐述了先圣先贤的言论主张,使得《礼记》成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。

遗憾的是,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《大戴礼记》,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,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。但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《小戴礼记》,即我们今天见到的《礼记》,于东汉末年,被著名学者郑玄作了出色的注解,后来,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,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。到唐代,它被列为“九经”之一。到宋代被列入“十三经”之中,成为士人必读之书。

《礼记》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,不仅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影响,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。《礼记》认为,文学产生于心之感于物,并由此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,这一观点为后世文论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千百年来,《三字经》中“大小戴,注礼记”之说脍炙人口。《礼记》的问世,无疑是一个民族历经劫难后的复兴。二戴走了,后人为他们修建的汉儒二戴祠堂也没有了踪影。但他们编纂的《礼记》留了下来,重修汉儒二戴祠堂的石碑也留了下来。石碑在沂南县依汶镇孙隆村一处闲置的学校里。学校大院东墙有康熙年间重修碑和施财碑,院东厢西墙上有清同治重修碑,院的西墙上有民国重修施财碑。

碑,历经风雨,留下了许许多多漫长时间里沉淀渗透下来的痕迹。碑上的碑文,虽然日渐残缺模糊,但我从那些如同叶脉的线条中,从具象化的文字里,还是隐隐地看到了一个民族振兴和逐步强大的路径。

汶河水静静地流淌着,“二戴”这两个虽然远去,但却清晰的身影里,依然涌动着持续了两千年的文化精神流变……尽管时光剥掉了一层又一层历史的外壳,但他们不灭的魂魄仍然熠熠生辉。

【人生笔记】

小巷深处

□崔琳

上小学之前,我跟奶奶住在铺着青石板的小巷里。这一带在泉脉上,早年间是可以挖出泉水来的,石头缝和墙角长年长着青苔。一场雨过后,地面滑溜溜的锃亮,反着幽光。小巷里住着十几户人家,经历了战争动乱,世代相伴,处得亲人一般。

穿过一条狭长的过道,就是我和奶奶的家。后来过道里竟也住进了一户人家,男人上班,女人持家。女人很勤快,楞把本来堆满杂物的过道收拾出一个像样的厨房来,还废物利用地搭上了棚子,屋里屋外干净利落。他家的饭格外香。那个年代每家饭桌上照例是要有个咸菜碟的。不就是个咸菜吗,可是经了女人的手,油亮油亮的立刻变成了人间美味。我在外面疯玩回来,是要擦着她做饭的后背回家的,如果正巧她在做好吃的,就会一回头把我揪到灶台旁,塞上半块热馒头,没端上桌的菜拨出点来先尝尝。奶奶知道了说这样不好,于是我就悄悄溜过去,可那一阵阵的饭菜香啊,早把脖子勾得老长了。

我家小院方方正正,东西南北四间屋,我和奶奶住在北屋。从北屋到大门口有一条碎石砌成的小径,其余地方种满了郁郁葱葱的花木,有石榴、无花果、香椿、米兰、茉莉,墙上垂下来一簇簇粉的白的蔷薇花,微风荡漾,花香袭人。一棵高大的梧桐树立在西屋前,像一把大伞荫蔽着我们。初夏时节树上开满淡紫色小喇叭花,花心甜丝丝的。树上有一个大大的鸟窝,我常常看到鸟妈妈叽叽喳喳飞来飞去地衔着虫子喂小鸟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树枝上又结实地建了个马蜂窝。各有各的航线,两家倒也相安无事。

夏天奶奶经常在树下铺上凉席讲故事,听得多了故事里的神仙鬼怪,常常在我的小脑袋里互串着打架。三年自然灾害时,爷爷从乡下回来,推着一小车子地瓜、地瓜秧子,挨家挨户从东头分到西头,到家的时候只剩一小堆,再看看自家还有几个孩子饿着呢!爷爷去世的那年正好赶上春节,小巷里没有一家人放鞭炮,人们默默用自己的方式去感恩一个人。

从此以后奶奶用柔弱的身躯撑起了整个家。为了养活几个孩子,她到处找活干,甚至带着大点的孩子去一车一车地拉过石子。要强的奶奶把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,她也老了,备受病痛折磨,但从来就没听她说过一句丧气话。我上高中时,她病重晚上起夜,挣扎着不愿意打扰别人,我听到声音悄悄跟在她后面照应着。早上她神秘地告诉我说:“我的病快好了。”我一惊,问为什么。她说“昨天晚上一回头看到一个小仙女,不是来救我的吧?”我心里一阵酸楚,最终不忍说破,那可是她生的希望啊!

小巷正中有个门口放着两个大石狮子的院落,厚重破败的大门、模糊不清的石雕墙,隐约可以想象出这家当年的气派,可惜这家只剩下一个寡妇(我叫她段奶奶),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傻儿子生活。为了贴补家用,段奶奶平时糊火柴盒,一天到晚不停忙活,才二分钱一个,可是我看着她总是乐呵呵。纸套在石蜡模具上刷上糨糊四周向内一折,拍一下就成了,成品堆得一排一排的,两个女儿下班之后一起干,他家总是笑声朗朗的。傻子有一天丢了,整个小巷的人都在帮着找,他妈跟两个姐姐天天以泪洗面。不知过了几天,奶奶让我去小巷西头买肉。我爬上台阶,手趴在窗口照旧喊着:“爷爷,我要七分瘦三分肥!”“好喽!”一个佝偻着腰戴着油布围裙的老头缓缓地应着,虽应着手下还是挨着什么痒就给割啥样的,一点也不含糊。其实买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地喊一声,从来不在乎肥瘦比例,看也不看高兴地接过肉来一蹦一跳地回家。咦?快到家的时候我赫然看到傻子站在那里。连忙跑去告诉奶奶,奶奶正在切着韭菜,像是早知道了。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出锅了,奶奶打发我先给段奶奶送去。走到石狮子跟前,傻子直了眼盯着盘子里的包子,一溜烟跟着跑进屋。段奶奶照例不让我空手而归,盛了一大盘毛豆给我。这样送了几家,换回了各家的好吃的,我和奶奶在梧桐树下搭起小桌,美美地吃起来。

我有一辆引以为傲的儿童脚踏车,整个小巷的小孩子都来找我骑,可是我有个坏习惯,骑完随手一扔就走。有一天,真的找不到了!我耷拉着脑袋回家,不敢进屋。奶奶让我进去,咦?车就摆在屋里呢!“是邻院的三叔看到路过的一个陌生人手里拎着你的车,一把抢下来的!”我长舒一口气。四十多年后的一天,我带着儿子从超市出来,迎面过来一个人喊我,猛一抬头原来是三叔。他是真的老了,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,他却说还能看到我小时候的样子,也许在他我心里我永远还是那个整条小巷都喜欢、都愿意保护的小女孩。其实在我心里他们也都是年轻时的模样,布衣胶鞋憨笑着!

我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打量着每家的悲欢离合,波澜不惊的岁月,掩盖着人间的悲喜。无论遇到多大的事,日子终究还是要过下去。日出日落,春燕啄泥,小巷的缕缕炊烟照样升起。上小学了,我离开了小巷。落日余晖,风中的缕缕花香,仿佛又把我带回梧桐树下,任凭阳光洒满角落……